



生存的权利

古·维塔纳等著

生存的權利

[斯里兰卡] 古·维塔纳 等著

张永全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Гунасена Витана
ПРАВО НА ЖИЗНЬ

本书根据苏联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9 年版转译

生存的權利
〔斯里兰卡〕古·维塔纳 等著
张永全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194,000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册

书号: 10188·425 定价: (六) 0.91 元

目 次

自行车·····	古·阿马拉塞卡拉	1
新年前夕·····	古·阿马拉塞卡拉	12
朋友·····	古·阿马拉塞卡拉	21
贾夫纳的水灾·····	伊·阿里亚拉蒂纳姆	37
加涅沙神的赐予·····	瓦拉达拉贾(瓦拉达尔)	43
吹牛大王·····	马·马·维克拉马西格	48
眼镜蛇·····	马·马·维克拉马西格	64
喜在结尾·····	马·马·维克拉马西格	69
取乐·····	马·马·维克拉马西格	75
生存的权利·····	古·维塔纳	84
桥·····	古·维塔纳	95
茶的颜色·····	加涅萨林甘	103
分娩·····	加涅萨林甘	111
幽灵·····	贾亚蒂拉卡	117
明朗的早晨, 漆黑的夜晚·····	贾亚蒂拉卡	129
猎奇·····	多·贾瓦	137

出诊	多·贾瓦	145
两种人	多·贾瓦	153
吃米莫忘种稻人	戴尼埃尔	160
秘密	戴尼埃尔	168
南来的风	戴尼埃尔	176
小船	伊拉贾拉蒂纳姆	183
父亲	拉特纳帕拉	191
一把米饭	卡·森迪纳丹	199
鸟儿	萨马拉孔	207
枪声	韦·阿·阿·西里瓦	284
可悲的故事	西里谢纳	294
疑虑	阿·维·苏拉维拉	300
黑骨头	米·蒂利卡拉特纳	313
译后记		321

自 行 车

古·阿马拉塞卡拉

“啊呀，咱们的西亚多里斯象是置上了一辆自行车啦?!”一个农民高声说道。他那声音里既含有惊奇，又含有嘲笑。这工夫，西亚多里斯正在小铺买车灯油。他听到这话，脸上泛起洋洋得意的笑容。

“可不是嘛！前两天就买了，花的钱比我原先想的还要少呢，”他挺自豪地说。

“那你花了多少？”有人问道。

西亚多里斯那双小眼狡黠地闪了闪。他沉默了一会儿，神气地回答说：

“要是说真的，那可让我花了好大一笔钱哩。不过车子倒挺好。瞧，就是掉了点儿漆……”

“大概花了四十来个卢比，少不了……可看上去一点也不漂亮。”

“是啊，差不多这么个数，”西亚多里斯回答一句，就不言语了。

显然，最后那句话他听了不是滋味。

“漂亮有什么用！”他又开了腔，仿佛自我安慰地说，“漆一下，不就跟新的一样了。”

他往灯里灌起油来。

“怎么，怕黑灯瞎火的迷了路？”有人喊道，大家跟着哄然大笑起来。

西亚多里斯根本不感到人们在挖苦他。在外人面前他总是怯生生的，这一点周围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一有机会就嘲弄他。他呢，对什么人都低声下气，特别是那些有点钱的人。西亚多里斯是天生就胆小呢，还是贫困把他弄成这个样子的，这可难说了。他总是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象个犯了什么过错的孩子似的。

西亚多里斯在一座约莫有十英亩的橡胶园里工作。他在那儿割胶，还干些别的活儿。这个橡胶园是不久前刚开拓出来的，有很多地段得花不少时间清理。西亚多里斯从早到晚辛勤地劳动，可活儿却总不见少，有时候他觉得，要把这座橡胶园整理得秩序井然，他这一辈子怕也是不够用的。

他带着一家人住在小山丘下一座泥垒的茅屋里，离公路不远。从院子里望得见那条沿着小溪，然后蜿蜒通过稻田的公路。

院子里长着一棵奇特的椰子树，树干有一米半长是匍伏在地上的。西亚多里斯每天打橡胶园回来，总喜欢在这个自然生成的长凳上坐一坐。他常把小儿子抱在膝上，给他讲打远处通到这儿的路、田野和群山的故事。

“孩子，你瞧，一个叔叔骑着自行车。还带着个包袱。看见了吗？”

孩子在父亲双膝上转来转去，一会用小脚蹬父亲的前胸，一会抓父亲的鼻子、嘴巴，还想把小手伸到父亲的嘴里呢。可西亚多里斯还继续讲着：

“你看，车轮在转。嘿，骑得真快……瞧，已经骑到拐弯的地方了……瞧，已经骑过小铺了。”

孩子渐渐安静下来，后来，象是共享父亲的欢乐似的，开始又蹦又跳，还想用那双小腿自己站起来呢。

“哎！我的好儿子，要是你爸爸也有一辆自行车，爸爸就带上你，咱们骑得象风似的飞快！嘿嘿嘿……”西亚多里斯把孩子向上抛着，高兴地笑着。

早在几年以前，西亚多里斯就拿定主意要买一辆自行车。“不管怎么说，没有车子我是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我的活计的。”他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这倒也是，没有车子他也真是不容易啊！到橡胶园有两三英里的路。西亚多里斯八点走出家门，这工夫公路已经在太阳的淫威之下了，在没有遮阴的地方，太阳晒得火辣辣的。晌午，西亚多里斯回家的时候，就更不好受了，烈日无情地晒着光着的头顶和肩膀，而柏油路面呢，象块赤热的铁板似的烫着他的脚。哪怕是有一棵小树也好呀！西亚多里斯走下公路，走到路旁因酷热而变蔫了的草地上。他不知想过多少次，就是挨饿也比这样过活强些呀！

偶尔有人骑车赶过他。西亚多里斯羡慕地望着这个幸

运人的背影，诅咒着自己的命运。他走了还不到十步，自行车已经不见了——电镀的车圈一闪，就无影无踪了！有自行车的人不怕太阳和酷热。可他什么时候能给自己买上一辆呢？这得花四十五个卢比。但是他很少有机会攒下一笔数目稍微可观一点的钱。钱总不够用，老得借。就是借两三个卢比也不容易啊。不知得鞠多少躬，行多少礼，还得给人家白干点活儿才能借到……不过，要是有一天他真能买上一辆自行车，那该有多好哇。柏油路不会再烫脚了，太阳也不会再晒黑他的头和背脊了。而且路上也用不着花那么多时间了。骑着车子，轮子沙沙响，转弯时身子稍稍那么一倾斜，几分钟就通过了整个路程。西亚多里斯憧憬着未来，常常忘记了今天，心里也就轻松高兴起来。

从鲁克马尔戈达回来的路上，西亚多里斯常常想象着自己未来的那辆自行车。车子是人家骑过的，但车上的喷漆闪闪发亮，象是刚出厂似的。车厂商标牌上的雄狮金光灿灿。车座是红的。对，座子就应该是红颜色的。西亚多里斯在想象中骑着车子在公路上疾驶，越过田野，爬上陡坡。有一次，他梦见仿佛自己骑着车子走在桥上。突然有人从后面撞了他一下，他连人带车掉进水里。西亚多里斯又害怕，又惋惜，浑身打着哆嗦，惊醒过来。

早晨喝茶的时候，他对妻子说：

“你听我说，今儿个我梦见一辆自行车。车子非常好，也挺贵，我骑着骑着掉进了水里。”

妻子没有理解丈夫的心情。

“你大概肝脏有了毛病，”她回答说，“所以总是梦见水。你最好在家休息几天。白天热得难受，傍晚又下雨。这种天气肝脏总会觉得不舒服。我前天也梦见了水。”

西亚多里斯很少和妻子和和气气地谈话。他平时对她很粗暴，常发脾气，嘴里老是说：“蠢婆娘，既不会照看家，也不会教育孩子。”

要是他回家来饭还没做好，或是孩子还没喂，他还会揍她。妻子呢，对西亚多里斯却很恭敬，这点儿很合他的意。“她所以这样蠢，”他常喜欢这样想，“就因为她上了三年学。学问对女人是没有啥好处的……”

“我也许很快就会有一辆自行车了，”他继续说，“一个月前我也做过这么一个梦。听人说，在莱尔瓦拉有人卖挺新的车子。”

“你上哪儿去弄钱？昨天还借了两个卢比。再说，打上个月起我就欠马杜马·马哈塔两个卢比。”

“算啦，这你就别管了，”西亚多里斯挺粗暴地打断妻子的话，“哎，要是再有十个卢比，自行车就到手了。”他从桌旁站起身来，走进睡觉的房间——一间用薄薄的隔板间隔开来的小小的屋子。

一扇不大的窗户，钉着密密的铁丝网，透不进很多的光线。靠窗挂着一盏灯，灯上面顶棚上有一大团多年烟熏的黑垢。“我的车子就放在这儿。”这是他早就打算好了的。

对着窗户放着一张床，床旁是一张桌子。靠桌子的墙上贴着一张写着什么诗的纸、一个过去缠在毛线团上的花

花绿绿的商标，还有一张竞选的招贴，上面用红色的大字写着：“请投尤·艾·库拉蒂莱克·韦达·拉洛哈米一票！”

西亚多里斯走到桌前，用那把总是挂在腰带上的钥匙打开抽屉，回头张望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打抽屉里取出一个罐头盒儿，里面存放着他三年来好不容易才积攒起来的一点钱。每次领回工钱来，他总要存起半个卢比，有时存上整整一个卢比。家里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个罐头盒儿。妻子要是知道有这么一笔钱，早就把它花个精光了。他悄悄地数了数盒子里的钱，然后把它放回抽屉里，又锁起来。

“三十五个卢比。要是再有十个卢比就好了。只要十个卢比。”他走出屋子时心里想。

过了几个月。

十月里，橡胶的价格突然上涨了，所以西亚多里斯领的工钱比往常多了十个卢比。这天回家的路上，他兴冲冲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很快就要实现了。不，他不能马上回家，他想找个人聊聊。于是决定到小铺坐坐，小铺里这时候总会遇见同村人的。可是他不好意思直接讲他那高兴的事儿，便打远处拉扯开了。

“明天去莱尔瓦拉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啊？”

“一个钟头一班，”有人回答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是这样，有点事儿得去一趟……”说完这话，他坐到一个顾客身旁，谈起各种自行车来。“请你说说看，‘拉利’牌的自行车最好，是吗？”

“是的。”对方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我也这么想。就是骑过的‘拉利’也比新的‘哈姆贝尔’或者‘赫尔克里士’强。你的车子是什么牌的？”西亚多里斯问个没完。

“‘哈姆贝尔’牌的。不过‘拉利’更好。”

西亚多里斯感到无限幸福。村子里没几个人有这个牌子的自行车。而新的“拉利”只有他那橡胶园的主人才有。

橡胶园主买那辆车的时候，人们谈论得可真不少哩。等看见他西亚多里斯也置上一辆“拉利”，那人们的话可真要说也说不完啦。

西亚多里斯把一块小地毯和一条长凳从屋里他老早就选定放自行车的地方扔了出去。他忙活了一通，腾出了一大块地方，比搁一辆车子的地方要大两倍。这天晚上他对妻子特别傲慢。他临睡前对她说：

“早点儿叫醒我。得去莱尔瓦拉一趟。”

“去干什么？”妻子怯生生地问道。

“有事。当心别忘了。你看，明天早上不会下雨吧？”

“谁知道。这些天老下雨。可是傍晚下了雾，明天也许会晴天。”

“我说，”妻子过了一会儿又说道，“听马杜马·马哈塔讲，这个月你多领了十个卢比，是真的吗？”

“瞎说，他扯谎！”

“我早就想求求你，要是去莱尔瓦拉，给我买块作短上衣的布料。孩子们的衣服也都穿破了。”

第二天一早，西亚多里斯乘上公共汽车去莱尔瓦拉，回

来的时候却骑着一辆自行车。他异常兴奋，一路上几次差点儿没从座儿上掉下来。他骄傲地望着公路，因为他再也不用着脚踏在柏油路面上了。

妻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你到莱尔瓦拉是去买车子的？”

“不光是买车子。”西亚多里斯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衣料，递给妻子。

妻子小心翼翼地接过花布，仿佛是件什么一碰就碎的东西似的，她满意地笑得脸上布满了皱纹。

“今天吃蘑菇，”她说，想讨好丈夫，因为她知道丈夫最喜欢吃这个菜。

吃罢饭，西亚多里斯把车子推到院子里，擦起车子来。他慢悠悠地、十分用心地擦净每一只螺丝，一直擦到天完全黑了下来。孩子们也寸步不离爸爸。可是，要是孩子当中有谁碰一碰车子，西亚多里斯就把这不听话的孩子赶开。

“看尽管看，可不许用手乱摸。”

他摆弄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才把车子推进屋里。这天晚上，他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躺到床上还在讲他买的这辆车子。

“‘拉利’是顶好的车子。咱们村里没几个人有这种车。”他讲给妻子听，声音挺温和，甚至还很亲热呢。

“德瓦尔的是辆什么车？”她鼓足勇气问了一句。

“反正不是‘拉利’，是个别的什么牌子的。”

“为什么那辆车上上面小镜子？我们的车上可没有。”

他很高兴，妻子也关心起自行车来了。“原来她并不那么蠢，”他想到，便给她讲起他所知道的有关自行车的各种事情来。

最后，他用信任的口气说道：

“听我说，我不打算每天骑车，我要把车锁在屋里。”

“这是为什么？”妻子惊奇地问道。

“唉，怕孩子给弄坏了。要是有人想借，你就说车子坏了。”

她对丈夫这种天真的滑头办法表示赞同。

从那时起，车子成了西亚多里斯关心的主要东西了。他一天擦它两三次，一回家马上就锁起来，而且根本不让小孩子靠近。

一次，他在鲁克马尔戈达看到，在附带着出售自行车的商店里奉送各式各样的广告，他便要了几张，把它们钉在墙上，紧靠着一张僧人画像和一张从月份牌上撕下来的乔治国王夫妇肖像。他特别喜欢其中一张画着一个身穿短裤和背心的小伙子稳稳当当地骑着自行车的广告。

虽说西亚多里斯不许孩子走进那间屋子，可是要想不让他们碰自行车可不那么容易。有一次他忘了锁房门。中午他回来，看见一帮孩子正在高兴地转着车轮玩，还用小煤块在车架上乱划。西亚多里斯把孩子统统赶了出去，怒气冲冲地大骂妻子。

“连房门都不会锁上，你这个人还有什么用？”西亚多里

斯高声嚷着，“难道你不知道这辆车值多少钱吗？你忘了我多少年才攒了这笔钱？你什么都满不在乎！”

他粗鲁地一把推开妻子，重新奔进屋去，把车子仔仔细细地揩拭了一遍，锁了起来，虽然他并不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西亚多里斯非常爱护自己的车子。要是头一天夜里下了雨，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有水，路边的草又湿又滑，他便走着去橡胶园。

“西亚多里斯，你的车呢？”遇到的人问他。

“今天只好搁在家里。”

“怎么，车胎刺破了？”那人说出自己的推测，接着便毫不客气地哈哈大笑起来——西亚多里斯不骑车的真正原因大家都晓得。

西亚多里斯有了自己的自行车非常高兴。现在上下班必走的路，对他来说只有欢乐了。他越来越坚信，车子给他带来了幸福。这一年香蕉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在他清理出来的几块土地上，变黄了的稻秆被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

过了两三个月，树木开始落叶，光秃秃的树枝伸向天空，活象在哀告苍天。该是翻整土地，准备来年再夺丰收的时候了。西亚多里斯整天价在种植园里忙碌，每到傍晚便骑车到鲁克马尔戈达去运新鲜肥料。

一天傍晚，他走进一个小铺去买香烟，把车子放在路边。他正在付钱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啞的一声响。

“万一我的车出了事，可怎么办？”西亚多里斯惊恐地想道，急忙从小铺里奔了出去。他浑身发抖。路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只看见桥那边有一辆朝鲁克马尔戈达方向驶去的卡车。

西亚多里斯朝桥头奔去，魂不附体地惊叫起来：一辆被撞得粉身碎骨的自行车躺在河水里。有个人走下河去，捞起前轮，又捞起后轮。后来车架子也被捞了上来。西亚多里斯漠然望着这一堆废铁。他仿佛发呆了。然后，他转过身来，慢慢朝家里走去。他的思绪全乱了，他什么也不愿意想，跟谁也不愿意说话了。

西亚多里斯回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分。他坐在椰子树下，两手捧着脑袋，两眼直楞楞地望着一个地方，坐了好久。他这天夜里没睡着。妻子想安慰安慰他，但他却粗野地呵斥她。他的神志渐渐地安定了，可心里却万分悲伤。他失去了向往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弄到的东西。他失去的不只是一辆自行车，而是更多的东西。他睁大眼睛朝黑暗处望着。“这是谁的过错，到底是谁的过错？”他问自己。他觉得，仿佛有一双可怕的魔爪，死死地抓住他不放。他呻吟着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西亚多里斯哪儿也没去，虽然家里的一切都使他火冒三丈。傍晚，他走出家门，过了半夜才回来。打那时起他开始酿起酒来了。

（张太康译）

新年前夕

古·阿马拉塞卡拉

皮亚塞纳站在凉台的门前。他手扶着门框，不时地伸长脖子，踮起脚，好更清楚地看见大街。街上人声嘈杂，熙来攘往。不过，孩子的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远处的拐角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皮亚塞纳在凉台上已经站了两个来小时了——他的脖子发麻，眼皮重得要命。他知道，妈妈应该在今天，新年前夕回来。三天前，皮亚塞纳给妈妈寄了一封信。信是他请厨娘写的。深夜，当大家都在家里沉沉入睡时，他们俩仍坐在厨房里，厨娘在煤油灯下，听着他的口述写道：“亲爱的妈妈，你快来吧。在我回来以前，您不必给我做秋千。”现在，妈妈一定会来的，——要知道，他在离开家的时候，妈妈曾经答应过。

他回想起，那时他把脸埋在妈妈纱丽的褶子里呜咽着，一边一个劲儿翻来复去地说：“妈妈，我不去，我不愿去。”可妈妈却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安慰他说：“要去的，孩子，到过新年时，我一定来接你。”他回想起，在他上公共汽车时，妈妈使劲地亲吻他，没完没了地反复说：“小心点，孩子，要